

清枫语

◎著

有人问她，这辈子最幸运的是什么？
遇见一个叫秦止的男人，她想。



如果 没有你

一份被移植的记忆
一段被篡改的人生

他曾弄丢了她的记忆，却终是找回了她
自始至终，他执着的，不过一个活生生的她

清枫语最新都市言情作品！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如果没有你

清枫语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如果没有你 / 清枫语著.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229-11647-7

I. ①如… II. ①清…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39155号

如果没有你

RUGUO MEIYOU NI

清枫语 著

责任编辑: 王 淋

责任校对: 刘小燕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mm × 1000mm 1/32 印张: 12.25 字数: 466千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1647-7

定价: 35.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42
第三章	67
第四章	104
第五章	140
第六章	174
第七章	216
第八章	259
第九章	303
第十章	352



第一章

今天是宁轻第一天报到。

六点依惯例起来晨跑，七点梳洗准备早餐，八点准时出门，八点五十八分准点到达旭景集团大门。

经过前台时宁轻将自己的新人入职报到表递上。

前台是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孩，接过她的报到表，拧着眉：“哪个部门的？”

“投资并购部。”

前台翻着报到表的手一顿，抬头望她，眼睛里带了些打量的探究，像在确认。

宁轻隐约明白她眼神中的疑虑，旭景集团是大型上市公司，投资并购部被称为旭景集团最有分量最神秘的部门，主要负责重要项目投资和并购，工作直接向执行董事汇报，团队成员基本来自摩根微软等大型公司，学历背景不是国内数一数二大学也是海外名校。团队平均年龄35岁，以她的年龄和资历，确实没可能出现在这个团队名单上。

宁轻没多加解释，只是静静迎视着她的打量，唇角保持着礼貌的弧度。

“麻烦先等会儿。”

前台起身找人事部确认，没一会儿便回来了，冲宁轻招手：“跟我过来吧。”

带她去办理了入职手续，这才将她带往办公室。

办公室不大，十多个人，一个个坐在电脑前，神情严肃认真，没有人因为两人的走近而抬起头来，直到前台拍着手掌将宁轻介绍给大家：

“这位是我们的新同事，宁轻。”



电脑前的脑袋一颗颗抬了起来，一个个奇怪地望向宁轻，眼神带着诧异。

在隔间里头的部门经理姚建这时从里面走了出来。

宁轻礼貌地冲他打了声招呼：“姚总。”

姚建看着四十多岁，长了张异常严肃的脸，人也确实严肃，听到宁轻的招呼也只是略略颌首：“嗯。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宁轻依言做了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姚建也一一指着众人给宁轻做了个介绍，然后扭头问宁轻：“你是刚硕士毕业吧？”

“毕业一年。”

姚建点点头：“还是太年轻了。他们都是领域内的资深专家，有什么不懂的尽管问，新人要吃得起苦。不过丑话说在前头，无论怎么进来的，在我的团队里，半年内做不出成绩都得收拾包袱走人。”

话里的深意将众人眼里的疑惑变成带了丝讪笑的恍悟。

宁轻职场经验虽不多，但也能读出那种眼神的深意来，许是之前便已预料到，倒没太大感觉，只是客气地应了声，便在姚建的安排下回了座位。

姚建也没花太大心思在她身上，只是将手中资料递给宁轻右侧的女孩：“许琳，你研究一下力盛这两年的投资项目，以及这几个大项目的背后负责人，我们部门最近得再添个人。”

许琳接过资料：“姚总您想挖墙脚？”

力盛本来只是家普通的互联网公司，这两年接连投资了几个大项目，一下子在原不被看好的手游和手机应用上打开了市场，异军突起，业界传言几个大项目都是同一个人负责，投资眼光精准独到，想挖墙脚的人不少，但力盛那边捂得严实，到底是什么人也没人能打听得出来。

姚建没正面回应她的意思：“先打听到情况再说。”

许琳点点头：“我手头上还有几个项目，这种数据分析和影印资料的事还是先交给新人吧。”

姚建没有异议，许琳手中还有些微热的资料被交到了宁轻桌上。

姚建交代：“明天给我结果。”

顺道跟其他人交代：“宁轻刚入职，手上暂时不会有什么活，大家可以先把手头上无关紧要的工作交给她，这也有利于她迅速进入状态。”

姚建的话无异于圣旨，一个上午下来，宁轻脑中开始充斥着各种声音：

“小宁，帮我把这份报告打印一下。”

“小宁，最近公司投资方向可能转向媒体方向，你收集一下这方面的相关信息。”

“小宁，这是手游领域的的相关信息，你分析一下是否有投资价值，明天给我一份相关分析报告。”

.....

就连差不多到饭点时间，办公室里也开始充斥着各种订餐声音：

“小宁，帮我订一份真功夫原盅蒸炖鸡饭套餐吧，谢谢。”

“一份满记的榴莲班戟，谢谢。”

“一份味千家的牛肉咖喱乌冬。”

.....

宁轻捏着发疼的眉心，正要拒绝，一声“徐总”将她的注意力给吸引了过去。

徐盈正推着办公室的玻璃门走进来。

徐盈是旭景集团现任执行董事唯一的千金，公司第三大股东和董事会成员，年方二十八岁却已经在公司工作六年多，整个公司上下都知道她是老总千金，因此对于她的突然造访也是礼貌有加。

徐盈浅笑着冲大家打了声招呼，望向宁轻这边：“宁轻，去吃饭了。”

整个办公室一时间有些静，宁轻没抬头都隐约察觉到一道道望向她的视线来。

她站起身，有些歉然地冲众人笑笑：“不好意思，订餐的事改天吧，我现在还有点事。”

和徐盈一块儿出去了。

“怎么样？”刚上车，徐盈便问道。

宁轻揉着发胀的脑袋：“刚来半天，现在不好评价。”

徐盈点点头：“你尽早上手吧，林伯伯还有几个月就要从董事会退下来了，我妈想让你顶上他的位置。”

宁轻手一顿，下意识望向徐盈。

徐盈慢慢启动车子，一边道：“我爸身体越来越不行了，他和前妻有个儿子，二十多年都没管过了，最近却铁了心要让他回来接任执行董



事一职。我知道他也是基于公司的前途考虑，毕竟公司现在是真的危机四伏，他再一退下来也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我那个大哥回来的话说不定真能带着公司撑过去，他有这个魄力，但会不会借机搞垮公司也说不定，毕竟当年是我爸对不起他们母子。这中间的不安定因素太多了，不可能真安心让他独揽大权的。”

宁轻忍不住皱了皱眉，她是第一次听到徐家的这些事，单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而言，听着心里有些不舒服。

徐盈大概也察觉得出她的不舒服，扭头冲她一笑：“是不是也觉得我爸太过分了，他……”

未完的话消失在尖锐的刮擦声里。

徐盈转着方向盘险险地避开了迎面而来的黑色卡宴。光顾着和宁轻说话，她没想到这会儿会有人来访，开车也有些走心。

宁轻也没防备，被突然转弯急刹车的车子震得身子往前倾，披在身后的长发跟着往前垂了下来，把整张脸和视线都给遮住了。

徐盈摇下车窗，有些不好意思地冲对面车主道歉，抽了张名片递过去：“你车子被我车子刮花了，维修费……”

“我来出”几个字在看到摇下的车窗下露出的那张脸时突然尴尬地凝在了舌尖上。

徐盈没想到来人是她那几乎从未谋面的大哥。

秦止往她捏着的名片望了眼，视线落在她脸上：“开车小心点。”

摇上了车窗。

车窗刚关上秦止手机便响了，是母亲秦晓琪打来的电话，语带担忧，语无伦次的，秦止还是听出了重点，朵朵出事了。

秦止凛着神色调转了车头，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医院，刚到病房门口秦晓琪就红肿着双眼迎了上来。

“朵朵怎么样了？”秦止问，很冷静。

说话间长腿已经迈向床边，看到安静躺在床上的小小身影时心尖揪了一下。

朵朵不知道是睡过去了还是昏迷着，双眸紧紧闭着，本就苍白的小脸蛋更是一丝血色也没有，露在被子外的小手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被捏得变了形，秦止不自觉地伸手去拿，刚动了下就惊醒了朵朵。

秦晓琪在一边哽咽着详述事情经过，秦止隐约拼出了个大概，小丫

头又偷偷溜出去寄信，爬邮筒的时候摔了下来，摔破了头，好在没什么大问题。

秦止心里暗松了口气，看向朵朵：“又去给妈妈寄信？”

他的眼神有些凌厉，朵朵小身子缩了下，眼神怯怯的，虽然已经跟秦止回来有两个月了，却还是会怕秦止，不太敢靠近他。

秦止想起刚找到朵朵时，她裹着脏兮兮的旧棉衣，搓着被寒风冻得皸裂的小手，仰起被冻得红通通的小脸问他，要不要买鞋垫。

后来他跟着她回到了那个仅容得下一人的小地下室里，小小的屋子被旧衣服旧席子堆得满满当当的，一屋子的霉味，一张木板铺起的床、一床已经有异味的老旧棉被和几个锅碗一个砖头砌成的锅灶就组成了一个小家，朵朵就和那个她称为“奶奶”的八十多岁的老人一起在那里住了四年，靠着老人纳鞋底活了整整四年。

“没了，就是人没了才被送过来的。本来以为能让她过得好点，没想到刚送过来就碰上了我儿子儿媳出车祸，一下子又成了孤儿，别人家也不敢收。”

秦止特别忘不了那天问起朵朵妈妈的事时，老人沧桑的脸上流露出的神色，所有的伤痛和心疼都在时间里沉淀成了木然，就连他初次见面的女儿，也只是睁着那双像极了她的眼睛，木然却又戒慎地看着他。

那一瞬间，他胸口疼得几乎不能呼吸。

他将老人和朵朵一起接回了家，这段时间以来，秦止努力学着做一个好父亲，他尽可能地让自己的眼神和整个脸部线条柔和下来，伸出手，手背轻触着她的脸颊，软着嗓子问她：“不是答应了爸爸不再给妈妈寄信了吗？”

朵朵喜欢寄信的习惯从他将她接回来时就有了，平时秦止也不太限制她，却没想到竟出了事。

朵朵不明白秦止的担心，只是无意识地揉着手里的照片，慢慢噙着小唇瓣，低垂着眼眸，好一会儿才细声说：“可是我还是想给妈妈寄。奶奶说爸爸妈妈在另一个世界，我每天给他们写信，他们收到了就会回来了，然后爸爸就真的回来了，我想给妈妈也多写点，到时她就可以回来了。”

秦止有些沉默，没有说什么，只是敛着眼眸，伸手一下一下地轻揉着她的头发。



朵朵也没有说话，摊开手里揉着的那张照片，静静地打量着，看着看着又睡了过去。

秦止替她拉好被子，拿下了她手里捏着的照片，照片是刚出生的朵朵和宁沁的合影，宁沁抱着刚满四十天的朵朵，脸上是他从没见过的柔和和初为人母的满足，眉眼里都还揉着青涩，似乎还只是多年前那个喜欢牵着他的手在校道上一遍遍闲逛的小女生，突然有一天就为人母了，突然有一天，就没了……

熟悉的钝痛在胸口隐隐而起，秦止敛下眼眸，反手将照片翻了过来，小心压在朵朵枕头底下。

手机在这时响起，他的父亲徐泾升打过来的电话，问他到哪儿了。

秦止今天本是答应了他一起吃饭，没想着刚到旭景朵朵就出了事。

他知道徐泾升约他的目的，老头子身体撑不住了，公司交给他那个妻子带过来的儿子又不放心，徐盈刚嫁人更是放心不下，这几个月来想方设法地逼他回去，今天约他也是为了这个事。

“临时有点事，改天再过去吧。”秦止淡声应着。

徐泾升一听就有些紧张：“出什么事了？还是你又改变主意了？”

秦止前些天算是口头上应承了这个事，但没真的接手下来他到底是不放心，就怕临时有变。

秦止也不想多谈，只是淡声道：“我会回去。不过，我还是那句话，我的公司我不可能再任由你家那些人瞎搞，董事会哪些人该清掉，哪些人该留下，我决定。”

秦止这声“回去”让徐泾升一等就等了半年。

这段时间以来，关于现任执行董事要退居二线的消息在旭景传得沸沸扬扬，新任执行董事人选也被炒得热火朝天。

徐泾升铁了心直接让秦止上，正式公布前把消息捂得严实，连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也跳过了，直接由他委任。

宁轻虽是和徐家关系近，但对于炒得沸沸扬扬的新任执行董事人选却也没太多了解。

有人猜是徐泾升唯一的儿子徐璟，但持否定态度的人更多。徐璟是徐泾升现任妻子何兰带着改嫁过来的，虽然冠着徐姓，但是不是徐泾升的亲骨肉也只有徐家内部清楚。撇去身份问题不说，徐璟主攻心理学，

长年在国外从事科研工作，去年年底才回国内工作，资历与工作经验和旭景集团执行董事的要求相去甚远。

也有人猜测是徐盈，毕竟徐盈是货真价实的徐家千金又已经在公司工作了五年多，但无论是徐盈的年龄资历还是她的工作能力，都不足以担起一个集团的重任。

猜公司元老的也有，猜外聘的也有，但没有人会想到是徐泾升闻所未闻的大儿子，名副其实的太子爷。

公司里资历比较老的都知道旭景是徐泾升和前妻秦晓琪联手创办，却不确定两人是否有过孩子，徐泾升与秦晓琪毕竟已经离婚二十多年，这么多年来从没听徐泾升提起过还有个儿子的事来。

宁轻也是那次徐盈告诉她之后才知道她还有个大哥，虽然一直听徐盈提起他要回来接任执行董事一职，但这半年来却从没见过其人，徐泾升也依然在执行董事的位置上屹立不倒，反倒是董事会短短半年内经历了一番大洗牌，几名元老级董事在这半年里先后离职，重新换了批人。

不知情的人看在眼里无关痛痒，知情人看着却是忐忑难安。

宁轻将自己归类为不知情，每天上班下班，不去碰触公司八卦。

入职半年来，她也算是基本摸清了整个公司运营方向，工作起来也得心应手许多，每天却还是干着收集资料数据分析的工作，不算轻松，却也算不得忙，偶尔要到外面跑跑小腿，例如今天。

宁轻是一大早就被经理姚建絮絮叨叨了一顿，然后被轰去调研公司取一份重要的调研报告。入职半年，宁轻很确定，姚建对她很不满，这种不满从她踏进这个部门的第一天就开始了，却不知道是单纯因她这个人不满还是因徐家某些人的关系而不满。

宁轻探究不到答案，但人在屋檐下，他是头，她是下属，工作内容合理，她没有不遵从的道理，因而姚建一声令下她便只有跑腿的份儿。

她是自己开车去的，公司的车。

她三个月前才拿到驾照，为了这份工作被迫专门考的驾照，开车技术有些差，一路上宁轻开得小心翼翼，还算顺畅，没想到在快到调研公司的左转马路上，一张白花花的A4纸突然轻飘飘地飞了过来，一个半大的小女孩也突然从路边冲了出来，说了什么宁轻没听清，只看到瘦瘦小小的身子挥着小手，人就直愣愣地朝她车轮子底下扑了过来，惊得宁轻本能踩下了急刹车。



车子一停稳宁轻赶紧下车来，看到吓得跌坐在地上的小女孩时悬着的一颗心几乎蹦出了嗓子眼，急急来到她身前，急声问道：“小朋友，是不是被撞到了，身上有没有哪里痛？”

朵朵闻声抬起头来，小脸因惊吓而苍白着，童稚的嗓音都不自觉带了哭腔：“没有。”

嗓音细细小小的，却是没哭，只是轻摇着头，凌乱披散在脸上的头发随着她摇头的动作散开，露出一张漂亮的小苹果脸蛋，莫名熟悉的轮廓和眉眼，宁轻突然有些怔。

朵朵这时也已看清宁轻，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在看到她时突然溢出些许惊喜的光彩来，但很快又被怯生生的情绪掩盖，只是小心翼翼地看着宁轻：“你是妈妈吗？”

宁轻不自觉看她。

朵朵似是瑟缩了下，声音收小了些，近乎嗫嚅：“你长得好像我妈妈。我没有骗你，我给你看她的照片。”

说着就低头在衣服口袋里手忙脚乱地翻找起来，找了会儿小脸蛋垮了下来。

“我好像忘记带妈妈的照片了。”

噘着小嘴说完，朵朵视线移向车轮底，眼眸又亮了亮，撑着宁轻的膝盖站了起来，跑向车轮底下。

宁轻伸手拉住了她，朵朵手着急地指着车轮，泫然欲泣：“我的信……”

宁轻这才注意到被卷入车轮底下的信纸，有些歉然，替她把信纸抽了出来，信纸被绞得太深，抽出来后已经被撕裂了一半，不少地方已经沾上了泥巴。

眼巴巴望着她眼眸一点一滴黯淡了下去。

宁轻突然有些不知所措：“小朋友，对不起啊，要不阿姨再买一本送你好不好？”

“谢谢阿姨，不用了。”

朵朵怯生生地应，伸手拿过宁轻手里的信纸，有些心疼地小心摊开，小嘴慢慢就噘了起来，“妈妈的脸被弄坏了，我想让你看看我妈妈长什么样子。”

宁轻抬眸望去，只隐约看到水彩笔歪歪扭扭勾勒出的轮廓，大半张

画纸已经被车轮下的泥巴给糊脏了。

宁轻想起她刚才冲向车底的危险举动，四周也没见着个大人，有些担心地问她：“小朋友，你的爸爸妈妈呢？”

“爸爸去上班了。”朵朵小心地折着手中已经脏破的信纸，一边低声说道，“妈妈还在另一个世界。”

说着有些心疼地看了看手中被碾坏的信纸，小眼神又黯淡了下来：

“这里都脏了，要是妈妈看不清楚我说了什么怎么办？”

宁轻鼻子突然就酸了，心里闷闷胀胀地难受得厉害。

她轻揉着她的头，以着连自己都觉苍白的話安慰道：“你妈妈会看到的。”

黯淡的双眼因她的話恢复了神采。

“朵朵。”一声疾唤在这时从前方响起。

朵朵扭过身，冲声音方向招了招手：“奶奶。”

宁轻循声望去，看到个五十多岁的中年妇女正往这边走来。

她望过去时中年妇女也看到了她，脚步突然就停了下来，喃喃叫了声：“沁沁？”

宁轻眉头疑惑地皱了皱。

朵朵已经乖巧地走过去，拉着秦晓琪的手，嘟着小嘴“奶奶”地叫了声。

宁轻想着朵朵刚才冲向车底的危险举动，也就顺道跟秦晓琪提了下，让她平时多注意些，别让朵朵一个人到处乱跑。

秦晓琪只是眼神复杂地望着她，盯得宁轻突然有些尴尬，好在她手机这时响起，徐璟打过来的电话，今晚徐泾升七十大寿，交代了让她陪他一起回去吃个饭。

打完电话时宁轻也已经没有了刚才的尴尬，秦晓琪也已恢复如常，笑着向宁轻道了谢。

朵朵也扭头冲宁轻挥了挥手：“阿姨，我们先回去了。”

走了两步又停了下来，迟疑着回头问宁轻：“阿姨，我叫朵朵。你能给我你的电话号码吗？”

说完像怕宁轻误会，又着急地补充：“我不会用来做坏事的。”

宁轻不自觉的一笑，回车里抽了张名片给她：“这上面有我的名字和电话，有什么事可以随时找阿姨哦。”



朵朵像宝贝似的接了过来，上一刻还有些黯然的眼眸此时满是光彩，拿着名片回到家时也舍不得放下，生怕弄掉了，就一直这么捏着不放。

秦止回来时就看到朵朵盘着两条腿坐在沙发上，一只手捏着那张照片，一只手捏着名片，小嘴嘟着，晃着脑袋不停地看。

“朵朵，怎么了？”秦止在她身侧坐了下来，长臂一伸，就抱着她坐在了大腿上。

秦止特地空了半年时间出来和朵朵培养感情，半年教养和相处下来，朵朵已经慢慢脱离过去那个脏兮兮怯生生的小女孩，对他的戒备也在慢慢消散。

他在他的臂弯里转了个身，仰着粉嘟嘟的小脸，对秦止说：“我今天看到妈妈了。”

秦止身体不自觉僵了下，手掌轻揉着她的头发，敛着眼眸没有说话。

“是真的，长得和照片里的妈妈一模一样。”朵朵捏着照片给秦止看，努力想要证明。

秦止反手将照片翻了过来，没去看照片，只是看着她，换了个话题：“朵朵今天在学校好玩吗？”

朵朵注意力没有被他带离，扯着照片又翻转了回来，很认真地强调：“那个阿姨真的和我妈妈长得一模一样，不信你问奶奶。”

秦晓琪正好从厨房出来，闻言叹了口气：“朵朵说的是真的，我也差点就以为是她了。”

朵朵捏着名片递给秦止：“阿姨还送了我一张名片。”

秦止垂眸，盯着朵朵手里捏着的名片，有些失神，好一会儿才将名片轻轻压下，嗓音有些低：“宁沁以前和我说过她还有个孪生妹妹叫宁轻，和她长得几乎一模一样。当年姐妹俩一起出的事，却只有宁轻活了下来。”

说着抬头望向秦晓琪：“你们见的那个，大概就是宁轻吧。”

他的嗓音有些低哑，秦晓琪听着心里突然就难受了起来。

朵朵年纪小，听不太明白，只是睁着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奇怪地望着秦止，问他：“爸爸，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秦止垂眸望她，在她额头上亲了亲：“晚上和爸爸去爷爷家吃饭好不好？”

朵朵愣愣地点头：“好。”

秦止知道秦晓琪对徐泾升那边还是有些介怀，也就和秦晓琪顺道提了一下这事：“妈，我过几天得正式接手旭景的工作，今天是他的七十寿辰，要顺便宣布这件事，我得过去一趟。”

秦止和朵朵到徐家的时候已经六点多。

徐泾升平时低调惯了，寿宴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办，只是请了徐家的一些亲朋和公司的一些骨干元老，在自家大院里热热闹闹地摆了几大桌。

朵朵第一次参加这么热闹的宴席，有些不习惯，从下了车开始小手就一直紧紧攥着秦止的手。

秦止将她抱起，侧头亲了亲她的脸颊，柔声安慰她。

徐盈刚好从屋里出来，远远看到了抱着孩子的秦止，一时间有些愣。她虽然对秦止不熟，却从不知道秦止已经有个这么大的女儿了。

秦止也看到了徐盈，打了声招呼，指背轻触着朵朵的脸颊，软声说：“朵朵，叫姑姑。”

朵朵扭过头，很乖巧地冲徐盈说了句：“姑姑好。”

徐盈这才看清朵朵的脸，一时间怔住了，和宁轻相似的眉眼让她有些失神，下意识望向秦止。

“大嫂……没一起过来吗？”试探的话语就这么脱口而出。

秦止没正面回应，视线穿过她肩后，往屋里扫了眼：“爸在里面吗？”

“在，在，正在里面和几个老朋友闲聊。”徐盈有些窘迫地道，将两人招呼进了屋。

回到屋里时眼神总不自觉往朵朵望去，若有所思的样子。

朵朵本来就怕生，徐盈不时投过来的眼神让她也有些不自在，小手紧紧攥着秦止的西装，贴着他的耳朵细声说：“爸爸，那个姑姑好奇怪哦。”

秦止闻言抬头往徐盈那边望了眼，徐盈突然有些尴尬，招呼秦止进来后就先回了房。

宁轻也在她房里，她来得早，也没什么事，就在徐盈房里看书。

徐盈推门进来时宁轻正坐在书桌前，一只手撑着头一只手翻着书页，微侧着头，有些心不在焉。

徐盈处的位置刚好能看到她半边的侧脸，柔美好看的轮廓让她瞬间又想起了秦止抱着的朵朵，忍不住皱了皱眉。



宁轻也注意到站在门口没动的徐盈，有些奇怪：“你怎么了？”

徐盈摇摇头，走过去，倚着桌角站在她对面，问她：“宁轻，你姐姐结过婚吗？”

宁轻摇摇头：“没有吧。”

徐盈右手横在胸前，拖着左手肘，指尖有一下没一下地点着下巴，拧着眉，很困惑的样子。

宁轻看着她也困惑：“怎么了？”

“你见过我大哥的女儿吗？”徐盈手肘半撑着桌面望她，一只手比画着，“四五岁的样子，长得和你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宁轻脑中不自觉浮现出朵朵的样子。

“我从没听说过我大哥结婚的消息。我试着问大嫂的事他也回避了这个问题。”徐盈若有所思地分析，“那个孩子会不会是你姐当年生的？你和我哥都在一起六七年了，也不可能是你生的啊。”

徐盈话音刚落，门口就响起了敲门声，徐璟微笑着站在门口，左手臂屈起，轻叩着门板。

“两位女士，客人都陆陆续续地到了，妈说让你们下去帮忙招呼一下。”

徐盈抬头看了他一眼：“知道了。”

先行出去了。

宁轻把书收好，也跟着出去，经过徐璟身边时，徐璟轻声叫住了她：“等等。”

宁轻停下脚步，奇怪看他。

“头发乱了。”徐璟温声提醒，想替她将滑落在脸颊的那缕头发绾起，指尖刚碰到她的脸颊宁轻就下意识瑟缩了下，侧开了头。

徐璟的手指一时间有些尴尬地僵在半空中。

他低头望她：“宁轻，都四年多了，你还在抗拒我的碰触？”

向来温润的眼眸流转着一些宁轻看不懂的东西，从她从昏睡中醒过来，看到他的第一眼起，宁轻经常能在他眼中看到，却从来没有读懂过。

宁轻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直抗拒徐璟的碰触。徐璟似乎也是，他碰她，她拒绝时，他也从不会强求，有时宁轻甚至觉得他会有松一口气的感觉。这让宁轻没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

但是现在徐璟的眼神让她有些尴尬。

“抱歉，我……可能还不太习惯。”宁轻低声道歉。

“没关系。”徐璟扯了扯唇，眼神已经渐渐清明起来，手掌又伸向她，宁轻这次克制着没避开，任由他的指尖亲昵地勾着她的头发绺起。

徐璟还没把宁轻头发绺上，隐约觉得大腿正被一个小小的身子用力推着，宁轻也感觉到了腿部的压力，下意识低头，一下子愣住，一个软软的小身子正在努力地往她和徐璟中间挤，软乎乎的小身子缩着，很认真地往中间挤，挤着挤着发现徐璟大腿没移动，手肘就很着急地推着徐璟大腿，一边推一边以软糯的童音着急地说：“哎呀，你动一下嘛。”

宁轻突然有些忍俊不禁，挪开了腿，半蹲下身与她平视，看清脸时有些愣：“朵朵？”

朵朵原本还嘟着的小嘴一下子笑开了花：“阿姨，你还记得我的名字？”

宁轻也忍不住跟着一笑，摸了摸她的头：“你怎么会在这里？”

小嘴又瘪了下来，看着像要哭的样子：“我找不到我爸爸了，我不记得我爸爸在哪个房间了。”

徐璟这时也蹲了下来，看清朵朵的脸时也震了下，下意识望向宁轻，眼神突然变得有些复杂。

宁轻没留意到他的眼神变化，只是一把将她抱起，问她：“你爸爸和谁一起，你从哪里走过来的？”

“他和爷爷去谈事情。”朵朵说着扭过身，手指着身后一排闭着的门，很苦恼，“我不记得在哪个房间了。”

话音刚落对面左二的房门就被从里面拉了开来，秦止从屋里出来，黑眸四下一扫，叫了声：“朵朵！”

“爸爸，我在这里。”朵朵挥着小手高声应道。

秦止循声望去，胸口突然重重一震，一大一小两张脸，她温柔地抱着她，她乖巧地歪着小脑袋倚在她的肩上，在梦中出现过无数次的片段突然猝不及防地出现，他的胸口却只剩下熟悉的钝疼在四肢百骸蔓延。

宁轻也有些怔，就这么远远地望着他，左胸口有些闷闷的疼，说不上是什么感觉，只是堵得很不舒服。

她怔怔地看着他，看着他从震惊中回神，冷静地一步步靠近，双脚却像生了根般，移动不了。

秦止走到近前，向朵朵张开双臂，冷静有礼地朝她说了声谢谢。